

语段理论与维吾尔语的语段

力提甫·托乎提

[提要] 句子以语段为单位, 以便要减轻说话者考虑句子前后一致性的负担。我们初步发现维吾尔语的三种语段的存在: 语气力度-人称短语、领有-从属短语和引语。本文试图探讨这三种语段类型的句法特点。

[关键词] 语段 短期记忆 一致关系 维吾尔语句法

引言

语段 (phase) 理论是生成句法较新的内容。其核心是: 乔姆斯基根据人类短时记忆的局限性, 提出人们说话时以句子为单位, 而在一个句子里又以语段为单位, 即说完一个语段, 再说另一个语段; 而且由于每一个语法操作需要在特定语域 (domain) 内按探针与目标的关系有序进行, 语段越短越好, 以便尽量缩短探针搜查的距离, 也就是要减轻说话者考虑句子前后一致性的负担。因此, 语段的确认对某些句法现象的理解和解释非常有用。请看下列英语例句:

- (1) a. It is said [CP that [TP **he** has taken bribes]]. 据说是他接受了贿赂。
b. It is said [CP that [TP **we** have taken bribes]]. 据说是我们接受了贿赂。

从例 (1a)、(1b) 两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内层方括号 TP (时态短语) 里的主语在 a 句里是 he “他”, 而 b 句里是 we “我们”, 但 a、b 两句的外层主句主语 it 后面出现的都是 is, 或者说, 在 b 句里没有看到与 we 相应的 are 形式。这里英语动词 BE 为什么没有体现一致关系呢? 这就跟乔姆斯基的“语段不可渗透条件” (PIC, 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有关。该条件讲的是: “在语段核心语 (成分统制) 语域内的任何目标对探针是不可渗透的”。(Radford 2009[2004]:293) 生成句法学家们按探针-目标关系分析以上的例句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因为在英语里标句词短语 CP 是语段, 而它所包含的 TP 是在它的成分统制范围内, 因此在 CP 语域以外的 BE 作为探针试图把 TP 内的 he 或 we 等主语当做目标来体现其一致性关系 (即在以上 a 句体现为 is, 而 b 句里体现为 are) 是不可能的。因此它只能在自己的语域内根据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形式主语 it 的第三人称、单数以及 T 的现在时等特征体现为 is 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总之, 语段假设是比较新颖的理论, 到目前为止, 英语中除了标句词短语 CP 外, 及物轻动词短语 vP、限定语短语 DP、介词短语 PP 等也被认为是语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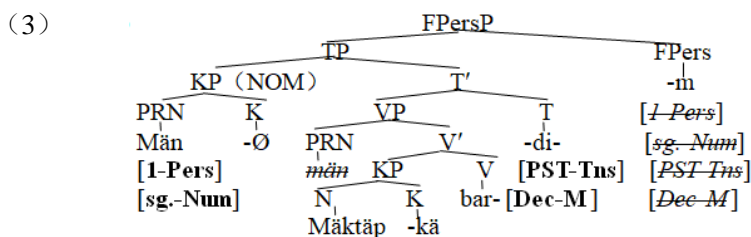
(Radford 2009[2004]:381-427) 我们对维吾尔语的语段没有做过任何研究。不过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维吾尔语的语气力度-人称短语 (FPersP)、领有-从属短语 (POSP) 和引语 (QUOT) 等都可以被看成是语段。

一 语气力度-人称短语

就像英语的标句词短语 (CP, 即通常所说的句子) 能形成一个语段一样, 维吾尔语的语气力度-人称短语 (FPersP) 也能构成最自然的一个语段, 因为它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句子。维吾尔语语气力度-人称短语作为较为复杂的体系, 同时体现出时态、语气和人称等方面的一致关系。如:

- (2)
- | | | | |
|--------|--------------|--------------|---------------|
| a. Män | m äkt äp-k ä | bar-di-m. | 我去了学校。 |
| 我 | 学校-DAT | 去-PST-1sg. | |
| b. Män | m äkt äp-k ä | bar-i-män. | 我(天天)去/将要去学校。 |
| 我 | 学校-DAT | 去-NPST-1sg. | |
| c. Män | m äkt äp-k ä | bar-ay. | 让我去学校吧。 |
| 我 | 学校-DAT | 去-DES (1sg.) | |

从以上例 (2a) 中可以看出, 动词短语 *män m äkt äp-k ä bar-* “我去学校” 后面缀接的语缀 *-di-* 是确切过去时成分, 后面的 *-m* 是第一人称单数附加成分; 在例 (2b) 中的相应位置上出现的 *-i-* 是非过去时 (或现在-将来时) 成分, 而其后的语缀 *-män* 是第一人称单数附加成分; 在例 (2c) 中的相应位置上出现了 *-ay*, 而 *-ay* 只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祈愿语气, 而没有时制意义。很明显, 维吾尔语只出现时制成分的 **män m äkt äp-k ä bardi-* 或 **män m äkt äp-k ä bari-* 都不是合格的句子, 还必须把句末出现的人称语缀考虑在内。我们都知道, 维吾尔语句子中主语和谓语之间有严格的人称一致关系。但以上例 (2a)、(2b)、(2c) 中主语同样是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män* “我” 的情况下, 谓语末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人称语缀, 即 *-m*、*-män* 和 *-ay*。这些都说明, 光靠句子主语提供的人称和数的信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还需要看句子的语气信息。而语气信息就是在一个句子有定或无定基础上体现的陈述、疑问、虚拟等语气力度 (force) 提供的信息。当所有这些信息都明确以后, 我们才能在可选择的几套人称语缀中选取正确的一个。这一过程可用树状图表示如下:



这一树状图说明, 作为主语的 *Män* 具有 1-Pers (第一人称)、sg.-Num (单数) 等显性特征。按照特征复制 (feature copying) 假说, 处在成分统制 (c-commanding) 地位的探针 *FPers* 可以把 1-Pers 和 sg.-Num 两个特征复制过去。但这时还无法确定 *-m*、*-män* 和 *-ay* 三种人称语缀中到底选取哪一个, 因为它们都有 1-Pers 和 sg.-Num 特征。因此探针 *FPers* 继续寻找时制和语气特征。当它发现 *T* (时制) *-di-* 带有显性 *PST-Tns* (过去时) 和 *Dec-M* (陈述语气) 等特征并把它复制过去时, 它的所有特征被定值下来, *FPers* 也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与以上各特征相匹配的具体的人称语缀 *-m*。总之, 由于维吾尔语的语气力度-人称短语是最自然的、结构严紧的语段, 其语域内的成分对语域外的其他成分来讲也有不可渗透性的特征。如我们

可以一口气讲下列的三个完整句:

- (4) a. Män m äkt äp-k ä bar-di-m. 我去学校了。
我 学校-DAT 去-PST-1sg.
b. Sän m äkt äp-k ä bar-di-ñ. 你去学校了。
你 学校-DAT 去-PST-2sg.
c. U m äkt äp-k ä bar-di-ø 他去学校了。
他 学校-DAT 去-PST

但我们不可以因为第一句有了 m äkt äp-k ä “学校-DAT”，在后面的两句里把它省略而说成?Sän bardiñ 和?U bar-di。其原因就是，按语段不可渗透性原则，第一句的 m äkt äp-k ä “学校-DAT” 不可以被后面的两句共享。类似的例句还可以列举很多，不过对了解语气力度-人称短语的语段性质，以上的解释可能就足够了。

二 领有-从属短语

维吾尔语领有-从属短语 (POSP) 同样体现严紧的一致性规则。先看看下列从属短语:

- (5) a. [meniñ kitabim POSP] 我的书
b. [seniñ kitabiñ POSP] 你的书
c. [uniñ kitabi POSP] 他的书

很明显，这些从属短语就是按探针-目标的一致性要求形成的，因此是语段。现在让我们看看下列句子是否合乎语法:

- (6) a. *[[Meniñ kitabim POSP] y ü t p k ätim FPersP].
*我的书丢了 (我)。
b. *[[Seniñ kitabiñ POSP] y ü t p k ätiñ FPersP].
*你的书丢了 (你)。
c. ?[[Uniñ kitabi POSP] y ü t p k äti FPersP].
? 他的书丢了。

我们在例(6a)、(6b)之前标上星号，以示不合语法。因为处在从属短语 POSP 内的 meniñ “我的”、seniñ “你的”、uniñ “他的” 等对于语气力度-人称语缀短语 FPersP 的核心语-m 和 -ñ 来讲是不可渗透的语段成分。虽然例(6c)表面上看起来符合语法，但我们在它之前也标上了问号。其原因是它符合语法也不是因为它与从属短语 POSP 内的 uniñ 之间体现了一致关系，而是因为第三人称一般都以零语缀表达，而(6c)里正好没有出现人称语缀。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那么，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维吾尔语里由一般名词构成的从属短语是一个语段，因而不问内部包含什么样的人称，整个短语作为表示领有-从属关系的整体而属于第三人称。所以它外围的 FPersP 的核心语只能把它作为第三人称的目标来体现自己的一致性。如:

- (7) a. [[Meniñ kitabim POSP] y ü t p k äti FPersP]. 我的书丢了。
b. [[Seniñ kitabiñ POSP] y ü t p k äti FPersP]. 你的书丢了。
c. [[Uniñ kitabi POSP] y ü t p k äti FPersP]. 他的书丢了。

这是我们用语段理论解释维吾尔语从属短语不可渗透性而取得的一个成果。这一理论还可以解释类似[[[Tursun]-niñ uka-si_{POSP}]-niñ ayali-i_{POSP}]-niñ idarä-si_{POSP}]“吐尔逊的弟弟的夫人的单位”这样的结构里，为什么 ayali“其夫人”只能属于 uka-si“弟弟”，而不属于 Tursun“吐尔逊”；为什么 idarä-si“其单位”只能属于 ayali“其夫人”，而不属于 uka-si“弟弟”或 Tursun“吐尔逊”等问题。

当然要注意，在从属短语结构中，只有以上所讨论的表达领有-从属关系、亲属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等的 N-niñ N-POS 类型才是真正的语段，而表示先行语-照应语关系的 N NUM/PRN-POS（如 biz ikkimiz“我们两个人”，silär ikkiñlär“你们两个人”；或 biz özimiz“我们自己”，silär özäñlär“你们自己”）等类型都不应该是语段，因为这些类型属于假从属短语（pseudo-POSP）。因为，虽然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从属短语，但在意义上没有从属意义。如 biz ikkimiz 不是指“我们的两个”，而是指“我们两个人”；silär ikkiñlär 也不指“你们的两个”，而是指“你们两个人”；同样，biz özimiz“我们自己”，silär özäñlär“你们自己”等都没有领有-从属意义。因此，类似的假从属短语体现的是先行语与照应语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领有者与从属者之间的关系。正因为照应语一般没有独立性而完全依附于其先行语而存，在类似的假从属短语作主语的句子中，句子末尾的语气力度-人称语缀 FPers 只能与先行语相一致，而不能把整个短语作为一个语段而与第三人称相一致。如：

- (8) a. [[Biz ikki-miz_{FPersP}] käl-duq] / *käl-di]. 我们两个人来了。
我们 二 1Pl.POS 来 PST-1Pl. 来 3PST
- b. [[Silär ikki-ñlär_{FPersP}] käl-di-ñlär] /*käl-di]. 你们两个人来了。
你们 二 2Pl.POS 来 PST-2Pl. 来 3PST
- (9) a. [[Biz öz-imiz_{FPersP}] käl-duq] / *käl-di]. 我们自己来了。
我们 自己 1Pl.POS 来 PST-1Pl. 来 3PST
- b. [[Silär öz-üñlär_{FPersP}] käl-di-ñlär] /*käl-di]. 你们自己来了。
你们 自己 2Pl.POS 来 PST-2Pl. 来 3PST

由于在类似结构里照应语的从属人称与其先行语相一致，我们无法区分谓语动词 kälduq 和 käl-diñlär 的人称到底与先行语 biz 和 silär 建立了一致关系还是与照应语 ikkimiz 和 ikkiñlär 建立了一致关系，因为以上的句子如果省略了 biz 和 silär，谓语动词仍然可以以 kälduq 和 käl-diñlär 的形式出现。不过从照应语只能依附于先行语而存在的角度讲，认为谓语动词与先行语 biz 和 silär 建立一致关系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因为从目前的空位理论角度讲，即使它们被省略，其位置上仍然可以出现零代词 pro。

我们还可以把这一讨论延伸到表示主谓关系的 N-niñ NOML-POS 这样的从属短语类型。具体地讲，Tursun kelär yil oquş püttür-idu“吐尔逊明年要毕业”这样的句子可以通过表示相应将来时意义的名词化成分 -idiğanliq 被名词化为 Tursun kelär yil oquş püttür-idiğanliq“吐尔逊明年毕业之事”。但这时由于主语 Tursun 和另一个名词化结构 kelär yil oquş püttür-idiğanliq 之间原有的主谓关系无法恢复，最终该结构被调整为 Tursun-niñ kelär yil oquş püttür-idiğanliq-i“吐尔逊的明年毕业之事”这样的领有-从属短语。那么，类似表示主谓关系的从属短语到底算不算语段呢？回答是肯定的。让我们看看下列两个句子有什么不同：

- (10) a. Män baya Tursun-niñ kelär yil
我 刚才 吐尔逊 GEN 明年

oquš püttür-idiğanliq-i-ni aňli-di-m.
毕业-NOML-POS-ACC 听 PST-1sg.

我刚才听到吐尔逊明年要毕业。

b. Män baya kelär yil Tursun-niň kelär yil
我 刚才 明年 吐尔逊 GEN 明年

oquš püttür-idiğanliq-i-ni aňli-di-m.
毕业-NOML-POS-ACC 听 PST-1sg.

我刚才听到明年吐尔逊要毕业。

从例(10a)可以看出,虽然从属短语 Tursun-niň kelär yil oquš püttür-idiğanliq-i “吐尔逊的明年毕业之事”里有表示将来意义的 kelär yil “明年”这一时间副词,但它与主句里表示过去意义的时间副词 baya “刚才”不发生任何矛盾,因此主句照常按过去时形式 aňlidim “我听到了”结尾。这一情况即使在例(10b)里时间副词 kelär yil “明年”被话题化 (Topicalized) 而从从属短语内移到从属短语之首时也不会改变。这就证明这类从属短语具有语段的特性。我们还可以用把主句里的 baya “刚才”删除的方式对它进行测试,如:

(11) Män kelär yil Tursun-niň ~~kelär yil~~ oquš püttür-idiğanliq-i-niaňli-di-m.
我 明年 吐尔逊 GEN 明年 毕业-NOML-POS-ACC 听 PST-1sg.

我听到明年吐尔逊要毕业。

这一测试也证明,被话题化的时间副词 kelär yil “明年”与主句的过去时谓动词 aňlidim “我听到了”不发生任何矛盾。这也进一步证明这类从属短语就是语段。

维吾尔语还有一种形式上的从属短语,这类从属短语的构成特点是,前面出现的指示语 (Specifier) 末尾不会出现领有格-niň, 而从属名词末尾也只出现第三人称从属语缀-i/-si, 也就是属于 NN-i/-si 类型。如 Šinjaň geziti “新疆日报”, ğulja almisi “伊犁苹果”; oquğučilar binasi “学生楼”、kala göši “牛肉”等。从语义上分析,这类短语属于特指名词,如 Šinjaň geziti 指的就是“新疆日报”,不是新疆出的其他报纸; ğulja almisi 指的也是“伊犁苹果”这一品种,不是指伊犁出的其他苹果; oquğučilar binasi 指的是专门用于学生活动的、有别于“教学楼”、“办公楼”等的楼; kala göši “牛肉”指的也是有别于其他肉类的肉。这样看来,这类结构很像构成严密的复合名词,因而在指示语位置上的 Šinjaň、Ĝulja、oquğučilar、kala 等末尾应出现的领有格-niň 被省略。如果它们确实带有领有格-niň,那么情况会完全不同,即在语义上不再表示特指名词,而表示泛指名词;在结构上也完全可以与前面讲过的有语段性质的一般的 N-niň N-POS 类型相提并论了。但是,这一特殊的 NN-i/-si 结构作为特指名词,往往被包含在另一个更大的领有-从属结构内。这时,由于维吾尔语有从属语缀不可重叠(即单一从属鉴别式)原则,(力提甫·托乎提 2004:253-255)其末尾的第三人称从属语缀-i/-si 会被省略,而整个短语的从属人称需要与新的领有者相一致。如:

(12) Bu kim-niň Šinjaň gezit-i / *Šinjaň gezit-i-si? 这是谁的新疆日报?

这 谁 GEN 新疆日报 3POS 新疆日报 3POS-3POS

Bu meniň Šinjaň gezit-im /*Šinjaň gezit-i-yim. 这是我的新疆日报。

这 我的 新疆日报 1Sg.POS 新疆日报 3POS-1Sg.POS

(13) Bu siz-niň Ĝulja almi-ňiz-ma /*Ĝulja almi-si-ňiz-ma? 这是您的伊犁苹果吗?

这 谁 GEN 伊犁苹果 3POS-M 伊犁苹果 3POS-2sg.PO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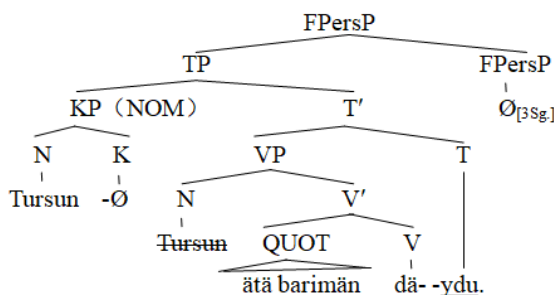
Hää bu meniñ Ğulja alma-m /*Ğulja almi-si- yim. 这是我的伊犁苹果。
是 这 我的 伊犁苹果 1Sg.POS 伊犁苹果 3POS-1Sg.POS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特殊的 NN-i/-si 类型作为从属短语并不具备语段应有的不可渗透性。如果它确实属于语段，那也只能是作为特指名词（而不是从属短语）来对待的结果。

三 引 语

维吾尔语的另一个特殊语段就是引语（QUOT）。维吾尔语的引语一般都由引语动词 *dä* “说”引入到句子。如 *Tursun ätäbar-i-män däydu* “吐尔逊说：‘我要明天去’”里的黑体字部分。当然，引语可长可短，其长短无法预测。长的可以是一个章节，也可以是包括整个一段故事的一本书；短的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短语、一个词或一个音。不管多长或多短，只要是引语，它都由以上的引语动词引入句子，并与句子其他成分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里讲的距离不是指它的空间距离，而是指句法距离，即不管用不用引语符号，引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其他成分之间界线分明。因此，我们在树形图中专门设计了一个引语短语来表示其在维吾尔语中的存在。如：

(14)



吐尔逊说：“我要明天去”。

我们知道，类似英语 *He said “I will come tomorrow”*（他说：“我要明天来”）这种表达里的直接引语改变为间接引语时，不但需要把引号去掉，还要做人称、时态等方面的调整，使得句子前后一致。如以上的句子必须说成 *He said he would come tomorrow*。相比之下，从以上的树形图可以看出，维吾尔语中的引语不管在不在引号里，它都不会改变，而是原封不动地体现引语内容。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些论文作者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从印欧语言的角度分析维吾尔语的引语表达，得出了错误的结论。（Yasutada Sudo 2010）这里我们还可以用毛泽东著作第一次维吾尔文译文中因不完整引用原引语而出现的错误来说明这个问题。最初译者们把“白求恩同志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翻译成 *yoldaş Betyun Juŋgo xälqiniñ azatlıq iş-i-ni öz iş-i d äp bildi*。其中用黑体字部分表达的 **öz iş-i** “他/他们的事”显然不是白求恩的原话，而是翻译家们从自己的角度强加给白求恩的引语，所以有了歧义。因此，在后来的译文中把它从白求恩的角度改变成 **öz iş-im** “我自己的事”，歧义就消除了。因此，维吾尔语的引语作为语段，其完整性很重要，容不得引用者象其他语言里那样做人称、时态等方面的调整。

四 结 语

以上我们按乔姆斯基有关语段的定义,初步确认维吾尔语有三种语段的存在:语气力度-人称短语、领有-从属短语和引语。我们发现,这些语段确实能构成严密而前后一致的语域,其内部各成分对域外的任何成分都具有不可渗透性特点。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些语段类型的辨别对某些维吾尔语句法现象的理解和解释非常有用。比如,不管句子多长、不管某些成分的正常语序是否被改变,人们说出或听到这些语段时绝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混乱局面。这也许就是研究语段的作用之一。维吾尔语的语段可能不止这三种,如格短语(KP)、后置词短语(POSTP)、副词化短语(ADVLP)等也都有语段的特性。这些都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分析和确认。

参考文献

- 何元建:《现代汉语生成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力提甫·托乎提:《从短语结构到最简方案——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力提甫·托乎提:《论递归性原则与维吾尔语的若干短语结构类型》,《民族语文》2017年第2期。
- 力提甫·托乎提:《维吾尔语及其他阿尔泰语言的生成句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 力提甫·托乎提:《最简方案: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乔姆斯基的最简方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 Chomsky, N. 1998.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5.
- Radford, Andrew. 2004.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最简句法入门:探究英语的结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 Sudo, Yasutada. 2010. *Person Restrictions in Uyghur Indexical Shifting*, Berkley Linguistic Society 36.

[Abstract] Phase, a new concept put forward by Chomsky in *Minimalist Program*, constitutes a basic unit in sentences. It is required that a phase be as short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istance of probe and target, that is,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agreement identification. In this paper, three types of phases are recognized in Uyghur, viz. Force-Person Phrase (FPersP), Possessive Phrase (POSP) and Quotation (QUOT).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hases.

[Key words] phase short-term memory agreement Uyghur syntax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